

世三大尾

□ 12
3084
10



門 口 12
3084
卷 10

義卷第四十三

齊家之要四教賊屬

漢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聞后立上書自
 陳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於是竇后持之而泣
 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周勃灌將軍嬰等曰吾屬不死
 命乃且縣恐其後擅權則將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
 為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也放與於是乃選長者
 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
 以富貴驕人後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
 章武侯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

臣按竇長君少君故貧賤也一旦以椒房故驟居富貴常人之情鮮有不驕且侈者而當時大臣如絳灌者乃能為擇師傅使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於是二人卒為退遜君子豈非教之力哉史稱景帝立乃封廣國等為侯則在文帝時蓋未嘗封也文帝之不私后戚如此豈不足為後世法哉

史丹以父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其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恭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失母王皇后無寵

建昭之後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鼓於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陳惠李微當時知音於是上者匡衡元帝相也默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太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丹免冠

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母涕泣感傷陛下罪迺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迺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景帝廢太子榮為臨江王立膠東王為太子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以青規也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

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為嗣矣丹為人足知音愷悌愛人貌若儻蕩不備儻蕩謂疎放也然心甚謹密故尤得於上傳喜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

行哀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傳太后始與政
事喜數諫之由是傳太后不欲令喜輔政賜黃金百
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
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愛國內輔之臣
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傳氏賢子以
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僚莫不為國恨之忠
臣杜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
忌折衝百萬之眾不如一賢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
傳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拜喜為大司馬封
高武侯丁傳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傳太后欲求稱

尊號哀帝以定陶王子入繼為成帝後而傳太后者

后今傳太后欲稱之非禮也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

議言不當稱帝太后也傳太后大怒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

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傳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遣

喜就國後欲免喜侯上不聽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

傳氏官爵歸故郡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

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

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彫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後遣就國以壽終

班固贊曰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

之輔道副主。掩惡揚善。傳會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闈。入卧内。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讐。終獲忠貞之報。傳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彫之賞。臣按二人皆賢戚也。而傳喜之所立尤難。蓋喜於傳太后為近屬。常人之情。孰不私其親者。而太后欲與政事。則爭之。欲稱尊號。則又爭之。寧獲怒太后。被斥逐之譴。不肯違公議。取阿附之譏。其後王氏得權。追治前事。丁傳之家。皆罹患害。惟喜獨全。且受褒賞。豈非守正之福哉。

樊宏世祖之舅

世祖光武也

世祖即位。拜光祿大夫。位

進次三公。封壽張侯。宏為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者。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帝聞之。常勅驪騎臨朝。乃告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建。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以病困。車駕臨視。問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今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竟不許。二十

七年卒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賜錢千萬布萬匹諡為恭侯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為平望侯

子儵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建武中禁網尚闊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其後弟鮪為子賞求楚王

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

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特進宏也女可以配王男可以

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

柰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其後楚事發覺楚王英以

謀反誅顯宗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

子得不坐焉

陰興光武光烈皇后母弟也建武二年守期門僕射

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

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光武所奉之處輒

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

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
達之友人張紀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
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
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
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
數人並蒙爵土今天下缺望誠為盈溢帝嘉興之讓
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貴人時未為侯興曰貴人不讀書記
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
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
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抑卒不為

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
甚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見興
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
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
遂聽之二十三年卒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
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羣臣能否興頓首
曰臣愚不足以知人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
經行明深踰於公卿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為光祿勳
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勅見幸顯宗即位
詔曰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

以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安乎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魯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為鮦陽侯慶弟博為強隱侯博弟員丹並為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帝以慶義讓擢為黃門侍郎

陰識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建武元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功增封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眾臣托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及顯宗立為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

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入雖極言正議及與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焉

臣按樊陰二氏皆漢中興外戚而能以忠謹自持全其寵祿宏之言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興之言曰富貴有極人當知足皆可為後世戚里之法臣故表而出之

唐吳淑章敬皇后弟也章敬肅宗后德宗時為金吾大將軍朱泚反據長安盧杞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

問從臣皆畏憚莫敢行淑獨請行上說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為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陷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陽受命館淑客省尋殺之

臣按吳淑可謂知君臣之義矣自昔外戚未聞以死徇其國者而淑能之賢矣哉

穆宗疾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后憲宗正妃太后曰昔武氏稱制幾覆社稷我家世守忠義太后汾陽王子儀之孫也非武后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得賢宰相輔之卿等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

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箴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率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但考之慶鍾於吾兄

臣按以房闈而干大政以戚里而豫朝權非國家令典也故懿安太后不肯徇內臣之欲以臨朝而郭釗亦有納官爵歸田里之請其賢於人遠矣哉以上論外家謙謹之福

漢宣帝甘露三年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不樂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

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驚字大孫元帝初元元年立太子驚為皇太子竟寧元年五月帝崩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領尚書事今之宰相職也

臣按此王氏用事之始也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為安成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賜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臣按是時王氏之權雖寢盛而權未專也故諸舅無功而侯楊興猶能言之

二年上專欲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四年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

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
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
權柄不得有為無吳楚燕梁之勢百官盤互親疏交
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
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
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掩昧之瞽說歸咎乎無
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上擢永為
光祿大夫

臣按是時王氏之權浸專故已有陰自附託如谷
永者

河平二年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
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五人
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三年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
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
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運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
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
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
奪王氏權

臣按王氏權位至此益盛雖劉向言之天子亦知

之而終不能剪其權者不可奪也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陰之始凝猶可爲也至於堅冰則不可爲矣建始之初王氏六人無功而封天爲見異於是時也王氏之權未專猶可奪也至是則雖欲奪之有不能矣然則人主其可輕以權假人哉

陽朔元年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翫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

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言鳳鳳以爲不可乃止

臣按一中常侍之拜天子不得專於是祿去王室矣

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太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冉魏放武安之欲田蚡毋使范睢之徒得間其說鳳不聽

臣按范睢之說秦昭王曰臣之入關也人知有穰侯而不知有王漢至是人知有王氏不知有天子

矣故杜欽以此戒之

時上無繼嗣體常不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
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他王留之京師不
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他且
不復相見爾長留待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
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
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
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
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
上與相對涕泣而訣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

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
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廷問以事章對曰天道聰明佑
善而災惡以瑞異爲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
定陶王所以承宗廟定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
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
顛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
遣之國苟使天子孤立於上顛擅朝事以便其私非
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顛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
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
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

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
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
之事爲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
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
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
館也且羗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况於天子而近
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
餘及他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
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
平及聞章言天子感悟納之謂章白微京兆尹直言
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誠爲朕求可以自
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瑯琊太守馮野王忠
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
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子侍
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甚憂懼杜欽
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指甚哀太后聞
之爲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
鳳疆起之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
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
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羗胡殺子盪腸非所

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

臣按成帝本導章使言既不忍退鳳乃使尚書劾章是誘而陷之於罪也又何其不忍於弄權之臣而忍於為國忠言之士也忠言之士為誰計而畧無愛惜之心邪

二年夏四月以侍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侯則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競為之聲譽劉向謝澹澹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極諫曰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汚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究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

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
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
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
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
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歷上古至
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
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
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
者其梓柱生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
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
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
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卑隸縱不為
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
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假舅平昌侯權所以全安之
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萌宜發明詔吐德
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
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此東
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
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
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

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
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
用其言

臣按劉向斥言王氏專權之咎可謂切至矣至今
讀者猶爲流涕况當日乎而成帝徒歎息悲傷而
不用其言是樂以祖宗天下與人而不之惜也異
哉

三年秋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
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
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
史大夫音謹勅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
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
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八月
鳳薨九月以王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
進領城門兵

臣按劉向之有言成帝未能退鳳猶有可諉者既
幸而自斃矣收還威柄考論輔相罷大司馬大將
軍領尚書之職而歸之廟朝此一機也乃復用其
所薦者付以政事是國家大柄無時而可收而使
漢業終移於王氏而後已也吁

鴻嘉元年封王音爲安陽侯三年王氏五侯爭以奢
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
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上幸商第
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帝微行出過曲陽侯
根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上以讓車
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聞之大
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
奢僭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
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
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
國家外家宗族疆上一身寢弱日久今將一施之君
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
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藉臺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
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臣按成帝旣知外家奢侈之過度縱未即誅亦當
奪其職任各遣就國乃所以警飭而全安之也會
是不能而威怒徒發祇足以取其侮玩而已果何
益哉

永始元年初太后兄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
之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羣兄

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
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
嫂養孤兄子行甚救備又外交英傑內事諸父曲有
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
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
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
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名士咸
為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為言五月封莽為
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
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
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虛譽隆洽傾其諸父
矣

臣按此新莽飾詐盜名之始也

二年春正月安陽侯王音薨二月以成都侯王商為
大司馬衛將軍

臣按鳳死而音繼之音死而商繼之是漢家將相
之任為王氏世襲之私矣

二年十二月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
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
察其影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

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燄燄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臣按王章坐言王氏以死之後前惟劉向以宗室遺老盡言後惟梅福以一尉盡言而成帝皆不能用也非所謂樂其所以亡者邪吁可歎哉

元延元年十二月王商為大將軍薨薦弟光祿勳商陽侯根以根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特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利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

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善此經義意也
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
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第聞知
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
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
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
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
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
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殿攀
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
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出於是左將軍辛
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
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
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
因鞫之以旌直臣

臣按張禹為帝師傅而附下周上如此其可謂不
忠也矣宜朱雲之廷斥也

三年春正月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
惡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
與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

又入攝提太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綏和元年十月，王根病免，根薦莽自代，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哀帝即位，七月，莽罷就第。

哀帝建平二年，莽就國。

元壽元年六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宮。

收取璽綬，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避，下侍眾庶，稱以為賢。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為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踈相錯，為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山王即位，年九歲。臣按何武、公孫祿之言，忠言也，使太后聽而用之，選外臣以當大司馬之任，而迎宗室之賢且長者。

以繼哀帝之後則一舉而劉氏安矣。后乃私其所親付莽以政，迎立幼君莽。於是專秉國柄，百官總已以聽之。越一年封安漢公。二年以女配帝。四年加號宰衡。五年策命以九錫。明年而居攝，又為假皇帝。又明年而即真矣。及是劉向梅福之言亡一弗驗者。漢四百年之統緒於是中絕。原其始由成帝假諸舅以權，而元后私外家以政，長其羽翼，成篡盜之謀。然居位幾何，天怒人畔，義兵四起，僂死漸臺，肢體殊分。宗族剪滅，後之人主觀此，當以漢成為戒。而居戚里者亦以莽為戒，則臣主俱全之道也。莽事已見篡臣篇，復畧著于此云。

漢章帝建初二年，帝納竇勲女為貴人，有寵。三年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八年皇后兄憲為侍中，虎賁中郎將，第篤為黃門侍郎，並侍宮省，賞賜累積，喜交通賓客。司空第五倫上疏曰：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讓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

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設險趣執之徒誠不可以親近。臣願陛下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

臣按是時竇氏之執未大盛也而第五倫已爲章帝言之忠臣之心防微杜漸每每如此人君不可以不察也。

憲恃宮掖聲執自王主及陰馬諸家皆不畏憚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王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恩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博鄧豐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雀耳憲大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司馬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爲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爲愈也何以

言之彼或為姦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臣按成帝知五侯之罪而不能討而王氏益肆孝章知憲之罪而不能討而竇氏益橫故容姦長惡者人主之大戒也

元和三年三月太尉鄭弘數陳侍中竇憲權執大盛言甚苦切憲疾之會弘奏憲黨尚書張林雒陽令陽光在官貪殘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夏四月收弘印綬弘自

詣廷尉詔敕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賢愚疾惡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眈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畧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

臣按鄭弘垂歿而陳竇氏之患有昔人尸諫之風矣章帝乃不之察悲夫

章和二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太后臨朝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

誥命第篤為虎賁中郎將篤弟景環並為中常侍兄
第皆在親要之地憲客崔駟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
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
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
譽乎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賢臣近陰衛尉克已
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
在滿而不溢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
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
不慎哉

臣按崔駟所謂四人者景帝王皇后也王后生宣武帝

帝許皇后王皇后也哀帝母丁姬也然嘗攷之

蚡之驕橫蓋僅而獲免蚡者王后之與母凡而丁氏之禍亦

見於身後王莽時掘丁姬冢其獲全而無患者平恩許后父廣

漢也印成王后父封二家而已然則居戚里蒙上恩

者其可不兢兢以自保乎

秋七月南單于上言請出兵共討北匈奴太后議欲
從之會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
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刺客殺暢於屯衛之中
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
考剛等尚書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

為姦臣所笑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何敢說
宋由請獨奏案之由乃許焉二府聞啟行皆遣主者
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
誅因求擊匈奴以自贖

和帝永元元年春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
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
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不
敢復署議諸卿稍自引止唯任安袁隗固爭前後且
卜上曰羣僚百姓皆言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
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太后不聽

臣按竇太后以私一第之故橫興師旅以挑遠笑
公卿言之一切不聽徒欲憲之有功以贖罪而不
知適以重其罪也

夏六月竇憲出朔方雞鹿塞公遣副校尉閻盤等破
北單于於嵯落山

秋九月以竇憲為大將軍竇氏兄弟驕縱而執金吾
景尤甚奴客緹騎疆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畧婦女
商賈閉塞如避寇讐又擅發緣邊諸郡突騎有才力
者有司莫敢舉奏袁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
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

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刺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
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
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
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
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
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
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
篤景總宮衛之權而雷用百姓奢侈僭倂誅戮無羈
肆心自快今者論議訥訥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
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罪
憚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
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
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縣縣塞其涓涓
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
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也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願
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爲濟南太傅康
有違失敞輒諫爭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牾
焉

臣按何敞之言非獨忠於漢室是亦忠於竇氏也

而乃祖公孫弘去汲黯之故智黜之以相諸侯王之貴驕者是欲陷而殺之也不仁之人可與言哉
三年春二月竇憲左校尉耿夔等破北單于於金微山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傳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競賦歛吏民共為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邊恢刺舉無所回避憲等疾之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公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不省恢稱疾乞骸骨歸長陵憲風厲州郡迫脇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懼望風承旨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孤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臣按竇氏之執至此益橫使無袁安任隗以直道為朝廷重少折其姦萌則憲之包藏未可知也然安隗能折之而不能去之則於三公之權素輕故耳光武貽謀之失可勝歎哉

四年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斲惡之賜榮曰子爲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爲竇氏所害誠所甘心因敕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歛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臣按竇氏手握大權又有悍士刺客於都城以脇異已者其志果何爲也臣故曰其包藏未可知也

夏四月竇憲還至京師

臣按憲旣破匈奴奏凱言歸則其勢猷愈熾不可

復制矣

竇氏父子兄弟並爲鄉校充滿朝廷穰侯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憲女婿射聲校尉郭舉舉父長樂少府璜共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幸太后遂共圖爲殺害帝陰知其謀是時憲兄弟專權帝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閹宦而已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鈞盾令鄭衆謹敏有心機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以憲在外慮其爲亂忍而未發會憲與鄧疊皆還京師時清河王慶恩遇尤渥常入省宿止帝將發其謀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

使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鄭衆求索故事庚申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爲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爲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迫令自殺河南尹張酺數以正法繩治竇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群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欲爲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竇氏宗族賓客以憲爲官者皆免歸故郡

臣按養竇氏之惡不制於其微者章帝也不治其擅殺人之罪而使立功以自贖功成而益驕以橫者竇后也及其逆節旣萌不獲已而誅之勒兵屯衛如防大敵僅而克之豈不危哉况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闕寺憲雖就僂而闕寺之權遂由此

起其禍有甚於外戚者故臣以為此章帝與竇后之罪也

順帝陽嘉元年立梁氏為皇后后父梁商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吾二年三月封執金吾梁商子冀為襄邑侯尚書令左雄諫曰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灾危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冀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從之夏六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問以當世之敝為政所宜李固對曰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顛恣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臣按梁氏貴盛未及期年不過榮顯兼加而已左雄既諫止其封李固又乞抑止其寵忠臣之心慮於未形大抵如此使順帝能早從其言則國家異時無弒逆之禍梁氏亦免赤族之誅豈不休哉
永和元年以執金吾梁冀為河南尹冀性嗜酒逸游

自恣居職多縱暴非法

六年梁商薨以河南尹冀爲大將軍冀弟不疑爲河南尹

司馬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益甚焉

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周舉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樂巴張綱郭遵劉班等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使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位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奏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者親黨互爲請救事皆寢遏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以書喻嬰面縛歸降

臣按是時后寵方盛而姻族滿朝其勢駸駸有不可制者故帝雖知綱言直而不能行也傳曰禁微者易抑末者難臣以是惜李固之言不行於陽嘉之際也後之人主宜深戒哉

建康元年秋八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九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披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譴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去游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乘舟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梁冀忿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

臣按皇甫規舟楫之喻可謂忠矣使冀能以保國

全家爲心。諮諏善道，惟新令圖，以濟國家於險。則同舟之人，其有不安者乎？同舟之人安矣。操楫之人，其有不與者乎？顧方忿其忠言，欲寘之死，所謂安危利蓄而樂其所以亡也。不仁之人，可與言哉！

冲帝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續，皆至京師。清河王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詳審。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冀持節以青蓋車迎續入南宮，封爲建平侯。其

日即皇帝位年八歲

賈帝本初元年，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閏六月，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之。帝苦煩甚，使促召太尉李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將立議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阼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群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

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太鴻臚杜喬皆以為清
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朝臣莫不
歸心而中常侍曹騰嘗謁蒜蒜不為禮宦官由此疾
之初平原王翼既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
之順帝許之翼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
到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衆論既異憤憤不得
意而未有以相奪曹騰等聞之夜往說冀曰將軍累
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
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
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
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皆曰惟大
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
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激怒說太后先策免固
以司徒胡廣為太尉司空趙戒為司徒與大將軍冀
參錄尚書事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年
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臣按梁冀利冲帝之幼弱而立之既又惡其聰慧
而弑之及其立主則舍清河而取蠡吾人君廢置
一出其手矣雖有一李固其如之何哉

秋七月大將軍掾朱穆奏記勸戒梁冀願專心公朝

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傅得小
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
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又薦种暠樂巴
等冀不能用

臣按朱穆之言美矣然謹選師傅開導人主者忠
臣愛君之所為也冀之心方利人主之愚且闇然
後已得以自專其肯進忠賢以輔君德哉宜其不
能用也

桓帝建和元年光祿勳杜喬為太尉自李固之廢內
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
臣皆倚望焉秋七月詔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
戶封冀弟不疑為潁陽侯喬諫曰古之明君皆以
賢賞罰為務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屬心不急忠賢
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官微孽並帶無功
之綬裂勞臣之士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
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書奏不省

臣按桓帝之立梁冀之力也而杜喬以為不當賞
何哉蓋人君之得天位天之命也命出於天而人
臣竊之以為己功人君舉其功以歸之臣下是皆
不知有天命者也杜喬之言不亦正乎

八月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獲
典不聽由是日忤於冀九月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
免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
喬與李固抗議以爲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會清
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謀立清河王蒜事覺伏誅
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交通收固喬皆死獄中

臣按是時公卿大臣能與冀爲同異者李固杜喬
而已二人旣以非罪而死則餘皆媮合苟容冀
有正言其罪者矣宜梁氏之益橫也

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詔歸政於帝始罷稱制二
太后梁氏崩增封太將軍冀萬戶并前合三萬戶封
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壽善爲妖態以蠱惑冀冀甚寵
憚之冀與壽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
恠充積藏室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阪深林
絕澗有若自然竒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
游觀第內多縱倡伎酣謳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娛
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
林苑周徧近縣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移
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死

刑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名爲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他罪閉獄掠考使出錢自贖贖物少者至於死徙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執橫暴妻畧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冀不納冀雖專朝欲橫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賓客以爲州郡要職欲以自固恩寵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穆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

臣按梁氏之罪至是已滔天矣朱穆猶惓惓欲止其末流忠賢之心固如此也然不幾於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乎吁冀有如是之故吏苟能聽其忠言幡然改過縱未得爲善人或庶幾免於喪元覆族之禍而迷不自悟其可謂下愚不移也夫元嘉元年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等咸稱冀之勲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黃瓊獨曰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

從之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城餘戶增封為四縣。比鄧禹賞錫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為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臣按自昔權臣用事。必有佞諛之士。張大其功德。以惑人主。欺天下。然後權臣之威愈熾。而不可遏。故在王莽時。則有如孔光者。以周公比莽。莽緣此以居攝。而篡勢成。梁冀之凶悞。是亦一莽也。則有如胡廣者。以周公比冀。是將復導以居攝。篡奪之

事也。賴黃瓊獨持正議。少殺其禮。然合鄭侯高。博陸三功臣之諡。以加之。亦可謂過矣。冀曾不自揆。而猶以為薄。是必欲如周公而後已也。吁。其可謂至愚也哉。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維陽牧考授死於獄。帝由是怒冀。

臣按冀嘗弑君矣。而帝不怒也。又嘗殺大臣矣。而帝亦不怒也。迨陳授之死。而後怒者。授因黃門而陳日食之變。是必與中常侍素善者也。授之死。中

常侍必有爲之言者故帝於是始怒與然則帝非
爲陳授而怒直爲黃門而怒耳臣嘗謂桓靈之爲
君非天下之君黃門之君也此亦其一端云

冬十二月以京兆尹陳龜爲度遼將軍大將軍冀與
陳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爲胡虜所
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爲尚書冀暴虐日
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龜自知必爲冀
所害不食七日而死

二年六月梁皇后恃弟兄蔭勢恣極奢靡無倍前世
事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浸衰后

無子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不敢
怒然進御轉稀后益憂恚秋七月崩梁冀一門前後
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
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
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
微必知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
輿乃其次焉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百官
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吳
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請託樹樹
曰小人姦妬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

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有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樹後爲荊州刺史辭冀冀鳩之出死車上
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詣闕上書曰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縣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盛權將無以全其身矣冀聞而密遣掩捕著乃變易姓名託病僞死結蒲爲人市棺殯送冀知其詐求得笞殺之

涿郡崔琦以文章爲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鵠賦以風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周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琦懼而亡匿冀捕得殺之

臣按人臣之罪莫大於弑君冀旣嘗犯之矣則其擅殺士大夫特細故末節耳而臣於邊恢之死陳龜之死吳植之死袁著崔琦之死不之畧者於以見光武明章崇獎節誼成一代之風俗雖權疆之

臣殺生在手士大夫未嘗少有畏懼之心昌言勁
論直指其惡死者相屬於前而來者復奮於後漢
祚雖微而姦臣猶有所顧忌而不敢動者其此之
故與

冀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
與帝既不平之及陳授死帝愈怒因如廁獨呼小黃
門吏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中常
侍單超小黃門吏左官與梁不疑有隙中常侍徐璜
黃門令貝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
呼超官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脇內外公卿

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
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
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狐
疑帝曰姦臣脇圖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
等五人共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超等曰陛下
今計已決勿復更言恐爲人所疑冀心疑超等八月
丁丑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貝瑗敕吏收
惲以輒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
其事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
閣歛諸符節送省中使貝瑗將左右廐騶虎賁羽林

都侯劔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祿勳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太尉胡廣司徒韓演司空孫朗皆坐阿附梁冀免為庶人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千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封單超徐璜貝瑗左悺唐衡皆為縣侯世謂之五侯

臣按桓帝昏庸之主也然能不以梁冀之援立為私恩而勇於除天下之大賊惜其不謀之公卿近臣而謀之闔寺冀雖誅而五侯復橫卒以趣漢而亡吁可歎哉

晉武帝泰始三年皇后楊氏殂鎮國大將軍胡奮女為貴嬪有寵於帝后疾篤恐帝立貴嬪為后枕帝膝泣曰叔父駿女正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帝許之咸寧二年冬十月立皇后楊氏帝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之十二月以后父駿為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碧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

太康二年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

臣按楊珧知一門二后之未有能全其宗矣蓋亦戒懼脩省以求自免可也而乃預權用事交通請謁致有三楊之目他日之禍是自取之也尚何尤焉

十年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挑出之永熙元年惠帝號春三月武帝疾篤未有顧命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夏四月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惠帝為尊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為皇后賈充

臣按楊駿獨受顧命而以私意改易要近植其所私楊氏之禍始乎此矣

楊駿入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百人自衛

臣按太極天子之路寢非人臣所得居虎賁天子之爪牙非人臣所得以自衛駿至是不容誅矣汝南王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出營城

外表求過葬而行駿弟濟勸駿留亮不從濟謂尚書
左丞傳咸曰家兄若徵大司馬謂亮也退身避之門戶
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恃而安但召大司馬還其崇
至公以輔政無為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
駿不從

臣按宗室外戚共輔朝政雖非先王之令典然以
外戚獨專其任又曷若與宗室共之為公邪駿欲
大政一出於已故舐排汝南王亮不使居內其心
本欲擅寵也而不知禍亂之階乃由此起吁可戒
哉

五月詔以太尉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
官總已以聽傳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主上謙
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為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
公大聖猶致流言况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山陵
既畢明公當悉思進退之宜駿不從

臣按傳咸之言可謂忠於駿者也而駿不從是自
甘禍敗也

楊駿以賈后險狠多權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廣為散
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為中護軍典禁兵凡有詔命帝
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

臣按惟至公能服天下之心駿躬秉大政又以將相之任付之一甥其能服賈后之心乎其布置之周密適足以召禍而已

駿辟王彰爲司馬彰逃避不受其友恠而問之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况楊太傅昵近小人踈遠君子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恐及禍奈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旣不克負荷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臣按晉室之亂王彰數言足以蔽之矣蓋惠帝之昏庸旣不足以嗣大業而楊駿之愚悞又不足以任大政以愚臣而輔昏主雖欲不亂得乎此武帝貽謀之罪也

秋八月立廣陵王適爲皇太子拜太子母謝氏爲淑媛賈后嘗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

元康元年初賈后之爲太子妃也嘗以妬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將廢之荀勗馮統楊珧共營救之楊后曰賈公問字充有大勲於社稷謂充弒魏高貴鄉公而成晉之篡也妃親其女正復如忌豈可遽忘其先德邪妃由是得不廢后數戒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返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

于預政事而爲太傅駿所抑遂謀誅駿廢太后殺駿于馬廐收駿弟玘濟皆夷三族送太后于永寧宮廢爲庶人董養遊太學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爲乎。天人之理旣滅大亂將至矣。

臣按外戚之禍未有若楊氏之烈者原於駿受遺之非人顓恣而自用也駿之受禍猶所自貽至於母后亦惟廢辱母乃已甚乎天人之理於是掃滅此識者所以知其大亂之將作也。

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從舅右衛將軍彰女弟之子賈謐並預朝政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客喜延士大夫石崇陸機機弟雲潘岳等皆附於謐號二十

友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出皆降車望塵而拜臣按楊氏前日之榮寵今移之賈郭氏則楊氏前日之賓客亦移之賈郭之門矣是其可懼而非可喜者豈謐之驕豪所能知哉。

大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皆錄尚書事輔政賈后患二公執政已不得專政使帝作手詔賜楚王瑋使誅之二公死又以專殺罪瑋誅之於是賈后專朝委任親黨以賈模爲散騎常侍加侍中以張華爲侍中中書監裴頠爲侍中並管機要。

九年賈后淫虐日甚賈模恐禍及已甚憂之裴頠旦夕說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廣城君郭槐之母也以親厚太子賈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為毀已而踈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

大臣按賈氏之門唯模為可語模以憂憤而死則后家無復有賢者矣

帝為人驚駭常在華林園聞蝦蟆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群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托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

論以譏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疏之如仇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臣按是時君德庸闇外戚擅權貨賂上流刑政日紊如此雖欲不亂得乎魯褒之論雖同俚諺然可為來者戒故錄焉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

謚驕縱數無禮於太子廣城宮常切責之及廣城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忠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爲奢靡威震由是名譽浸減驕慢益彰太子性剛知賈謚侍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謚時爲侍中至東宮或捨之於後庭游戲詹事裴權諫曰謚后所親昵一旦交構則事危矣不從謚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氏也若宮車宴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

廢后於金墉城如反手耳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詐爲有娠內藁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養之欲以代太子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十二月太子長子彪病篤太子爲之禱祀求福賈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以帝命賜酒三升使盡飲之遂大醉后使黃門郎潘岳作書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詳見前篇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示之廢爲庶人幽

于金墉城殺其母謝淑妃

臣按賈謐以后戚而讒廢太子是動搖國家之本也其能免乎

永康元年太子既廢衆情憤怒右衛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皆當給事東宮與殿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裴頠安常保位難以行權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謐等共誣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郎親善太子之廢皆云預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

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事起孫秀言於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復讐豈徒免禍更可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賈后聞之甚懼倫秀因遣謐等早除太子以絕民望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矯詔使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椎殺之有司請以庶人禮葬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葬之

夏四月趙王倫矯詔將兵入斬賈謐於西鐘下收賈

后廢爲庶人幽之於建始殿詔尚書捕賈氏親黨斬之未幾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弘齎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墉城謚故太子曰愍懷

臣按晉氏以不仁得天下立國之基未固也而外戚相繼用事皆凶殘不道趣國於亡蓋愍懷廢而賈后死賈后死而趙王篡由是諸王舉兵迭相攻討劉淵石勒乘時而起遂據中原由晉氏骨肉相殘先爲戎狄之行故戎狄得以滅之也然則兆斯亂者非楊賈而誰哉

唐外戚傳序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戚里無敗家高中二宗柄移豔私產亂朝廷武高諸族老嬰頸血一日同汗鉄刃玄宗初年法行近親裏表脩敕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賞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閹尹參嬖後宮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云

唐武后既稱帝改唐爲周立承嗣爲魏王三思爲梁王餘爲郡三者數人承嗣三思以親王又爲宰相又

求為太子賴狄仁傑言而止諸武各任事恣橫後張
柬之尊奉太子誅后所幸張易之昌宗迎太子復位
改周為唐改神龍元年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
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謂武三思等也去草不去根終
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
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
範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
及不從有上官婉兒者在武后時為婕妤用事於中
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常后引入禁中
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

上使常后與三思雙陸

博戲也

而自居旁為之點筆

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
誅諸武不聽柬之曰革命之際宗室諸李誅夷略盡
今賴天地之靈陛下返正而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
故豈遠近所望邪願頗抑損其祿位以慰天下又不
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為英
主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
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如復奈何上數
幸三思第監察御史崔皎密疏諫曰國命初復則天
在西宮人心猶有附會周之舊臣列居朝廷陛下柰

何輕有外遊不監豫且之禍上洩之三思之黨切齒以武三思為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宰相敬暉等帥百官上表以為天授革命之際天授武宗室誅竄殆盡豈得與諸武並封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並居京師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陛下為社稷計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不許

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為上畫策不若封暉等為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為然以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宋恕已為南陽王崔玄暉為博陵王並罷知政事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張柬之請歸襄州養疾

是年十一月則天崩遺制去帝號稱則天太聖皇后二年春正月武三思以敬暉桓彥範袁恕已尚在京師忌之出為滑洛豫三州刺史

武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不已皆坐貶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官掖必為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徒

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未邪？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且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斬之。

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武三思使鄭愔告敬暉等逆謀，貶暉崖州，彥範瀧州，東之新州，恕已賓州，玄暉白州，並司馬，負外置。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敬暉等使人爲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上以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暉等於瓊、瀼諸州。

三思又諷太子上表，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中書舍人崔湜說三思曰：暉等異日北歸，終爲後患。不如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乃命攝右臺侍御史，以往。東之玄暉已死，遇彥範於貴州，殺之。極其慘毒，殺暉恕已亦然。

武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世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耳。

景龍元年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勅推尊武氏安樂公主與駙馬武崇訓常陵侮太子或呼爲奴崇訓又教公主言於上請廢太子立巳爲皇太女太子積不能平

秋七月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殺武三思崇訓于其第并親黨十餘人重俊又欲誅婕妤不克爲衛兵所殺

二年上以安樂公主適左衛中即將武延秀初武崇訓之尚公主也延秀數得侍宴延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遂以延秀尚焉

三年定州人卽岌上言肅后將爲逆亂后自上杖殺之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疆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上雖不窮問意頗快快不悅由是肅后及其黨始憂懼

安樂公主欲皇后臨朝自爲皇太女乃合謀於餽餒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肅后祕不發喪自摠庶政徵諸府兵五萬人使肅捷肅璿肅鐸肅播等分領之皇

后臨朝攝政武延秀等及諸常共勸常后遵武后故事南北衛軍臺閣要官皆以常氏子弟領之廣聚徒衆中外連結深忌相王睿宗也謀去之相王子臨淄王隆基玄宗也先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常播等數榜捶萬騎楚軍欲以立威萬騎皆怨果殺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常皆踴躍請以死自効於是勒兵入斬常璿等以狗又斬常后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婕妤等捕索諸常在宮中及守諸門并諸常親黨及素爲常后所親信者皆誅之尸常后於市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

睿宗即位以臨淄王隆基爲太子追削武三思崇爵謚斲棺暴尸平其墳墓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璽敬暉桓彥範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已等復其官爵追廢常后爲庶人安樂公主爲悖逆庶人

臣按武曌后反易天常僭穢宸極方其時諸武疏王爵縮相印布列中外肆騁凶悖而承嗣三思其最焉至求爲太子規取神器賴忠賢又復開寤中宗得復讐位未幾五王奮忠入誅二孺迎帝返正當斯時也列武曌移唐社稷滅宗枝之罪告于九廟廢處別宮而冊其族宜也諸賢失機顧以中宗

爲英主留三思輩弗誅使之藉手未幾因嬪御以
進自媚於賊后因復用事屠擯忠勳濁亂宮掖以
成帝庶人弑逆之禍蓋自武曌革命以來三辰翳
掩者凡二十餘年賴明皇奮自諸王討除內難於
是武帝二氏殄僂殆盡人神之憤乃始蘇快垂之
千古來爲后黨之戒焉臣是以劔著于篇云

以上論外家驕恣之禍臣按西漢之戚屬其以
權寵致敗者十有六家而臣所著者唯呂氏王
氏呂氏事見臨朝篇後漢至唐戚里之不克終者甚衆
而臣於東都獨著梁竇氏於晉獨著楊賈氏於

唐則著武帝氏蓋其尤章章焉也人主能
觀於斯必思所以全外族外族而能戒懼於斯
必思所以自全者固不待盡述往事而後足以
垂永鑑也

八學衍義卷第四十二終

巡按福建監察
御史吉澄校刊

Handwritten notes:
五十一
五十二

